



因为喜欢
所以想为你摘下
日月星辰



Fan Qian
WORKS

繁浅



此意寄昭昭



「春初意，这么多年过去，
你喜欢和我唇反哺的毛病，一点没改。」

迷糊糖果妹和高冷牙医逗笑日常
青梅竹马甜宠一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Pan Qian
Works

繁浅

著

此意寄
昭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意寄昭昭 / 繁浅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594-0437-4

I. ①此… II. ①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863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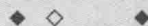
书 名	此意寄昭昭
作 者	繁 浅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朵 爷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夏 沅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93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37-4
定 价	32.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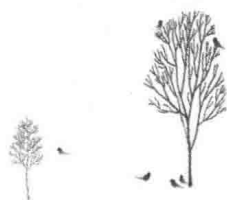
目 录

001	楔子
006	Chapter 01 满身风雨海上来
020	Chapter 02 少年不惧岁月长
041	Chapter 03 愿随春风寄燕然
062	Chapter 04 遥远而沉默的你
081	Chapter 05 玫瑰深处有星光
103	Chapter 06 饮苦酒与江河

目 录



125	Chapter 07 在我心上，又退我万丈
145	Chapter 08 未有片言，已堆千山
163	Chapter 09 山本无忧，因雪白头
180	Chapter 10 晚归的月光是漂泊
203	Chapter 11 无处落脚的人海里
231	Chapter 12 沉默是你，呼啸是你
256	Chapter 13 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
273	番外



楔子

只可惜，那样的一往无前，早已不可寻。

冬至已过，天光渐长。

瓦觉县三面环山，重峦叠嶂，时至下午，天空泛着冷冷的蓝。

这里山高路远，景色怡人，可乔初意完全没有赏景的兴致，泥泞小道崎岖难走，车开不进来，她只好肩扛手提，费了半天劲才把两个沉甸甸的箱子带上半山腰，远远已经可以看见简陋的瓦觉小学的校门。

“前面那位壮士，我有两个问题不知当问不当问。”秦皎皎累得气喘吁吁地跟在她身后，一只手撑着腰，满脸苦相。

乔初意头也没回：“不听，憋着。”

“可以义捐的学校那么多，为什么非要选择这里？”秦皎皎仿若未闻，自顾自地说，“更要命的是，为什么还得亲自跑一趟？你知道现在店里的生意有多火吗！”

“还差五十米！”乔初意中气十足却答非所问，她把围巾解下来系在腰间，铆足劲儿冲刺，可还没跑上两步就被撞翻了。

不知道从哪里蹿出来的小姑娘，十来岁的模样，个头不高，扎着羊角辫，洗得发白的大码运动服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和她相撞后也摔倒在地，大概是摔得疼了，小姑娘坐在那里不动弹，眼神怯生生的，满眶的眼泪在打转。

乔初意也顾不上隐隐作痛的额头，利索地爬起来赶紧蹲在小姑娘身边，可又没什么哄小孩子的经验，正手足无措之间，她突然灵机一动，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果。

“别哭了，姐姐给你糖吃。”乔初意垂下头笨拙地哄她。

五颜六色、做工精致的糖果，有萌动可爱的小红心、漂亮的梅花鹿小姐，还有样式各异的花草图案。小姑娘睁大了眼睛，看起来很是喜欢，犹犹豫豫地伸出手。

“小乔……”秦皎皎突然叫她。

从还没进山，秦皎皎就一直唠唠叨叨，对这次义捐安排非常不满意，乔初意懒得理她，声音愈发温柔：“这些糖你可以随便吃，我还有好多好多。”

“乔初意！”秦皎皎的声音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粗暴地伸脚踢了她一下，乔初意没有防备，差点被秦皎皎一脚撂倒。

乔初意忍无可忍，三两下卷起袖子，只是还没等发作就听见秦皎皎虚伪地客套着，她捏着嗓子，假笑得十分明显：“哎哟，薄医生，这么巧啊，在这里也能遇到。”

作为秦皎皎的骨灰级闺蜜，乔初意再了解不过她那张牙舞爪的德行，能让她改头换面这么客气的，只有一个人。

乔初意瞬间觉得脖子的每一寸都变得僵硬，稍微一动就咔嚓作响。

她咔嚓咔嚓地抬起脑袋，果然看见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站着薄昭浔。

天色微微暗了一些，山间起了层薄雾，被风推搡着游移，薄昭浔白色的外袍轻扬，天地空旷，越发显得他清瘦挺拔。

“薄医生……”

“乔初意，请不要告诉我，你带来的这几个箱子里都是糖。”他的目光扫过她带来的箱子，纤长的眉微皱，神情疏离。

乔初意没想到薄昭浔上来就是这么一句，她霍然站起，急于维护自己这个手工糖果师的尊严，铿锵地解释：“都是糖怎么了？连科学家都说，甜食可以让人获得更多幸福感，尤其是糖果，能够……”

“所以呢？”

“当……当然了，也不是只有糖，还……还带了一些衣服、玩具什么的。”在他强大的气场面前，乔初意的气势飞流直下，不由得向后退了几步，身后的秦皎皎怒其不争，伸出手指戳她的腰。

“瓦觉县的孩子患龋齿率高达95%以上，而且超过七成牙列不齐，这里设备不足，不能进行正畸治疗，只能进行窝沟封闭，充填浅龋和中龋。”薄昭浔把小女孩拉起来，拍掉她身上的尘土，又安慰似的摸了摸她的脑袋，随后淡淡地看向乔初意，“你真是千里送鹅毛啊，专程运了这么多糖过来，有爱心。”

他这种语气可没带丁点夸赞，乔初意不敢顶风而上跟着瞎贫，像鸵鸟一样缩着头。

风轻轻地吹着，一时无话，秦皎皎扛住压力找了个契机打破尴尬，她看了看风度翩翩的薄昭浔，这才明了乔初意跑这一趟的小心思，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朗诵：“醉翁之意不在酒……”

乔初意小心地偏过头，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在乎山水之间也。”秦皎皎亡羊补牢，张开双臂感叹，“啊！”气氛更尴尬了。

秦皎皎讪讪地笑着：“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如此美景，不免诗兴大发……”

“很应景。”片刻后，薄昭浔笑了，他朝乔初意走过去，脚步落在地上很轻，却每一步都像是重重地落在她的心上。

他站在她面前，低头解下乔初意胡乱绑在腰上的围巾，修长的十指微曲，帮她把围巾系在脖子上。他们离得很近，乔初意可以清楚地看到薄昭浔流畅的唇线，鼻梁高挺，再往上，是清澈的眼眸。

“不冷吗？”他完成系围巾的最后一步。

她听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砸在耳膜上。

怦，怦，怦。

“很……很热……”她结结巴巴地说。

乔初意没说谎，她现在两颊滚烫，添把火简直可以飞天了。

乔初意承认，秦皎皎说得对，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听说清淮市所有医院共抽调了十名牙科医生赴瓦觉县义诊，其中就有薄昭浔，于是她丢下开张没多久的糖果店，马不停蹄地赶来，只盼望能见他一面。

“很快就会回清淮，这两天你待在这里，乖一点，不要惹事。”薄昭浔收回手，又问，“听说你现在在做手工糖果师？”

乔初意忙不迭地点头。

“这么多年过去，你喜欢和我唱反调的毛病，一点没改。”薄昭浔挑眉。

本来想搭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乔初意愣怔，是啊，这么多年过去。往事历历在目，似是满川风雨也穿不透，她在原地，顷刻觉得时

间流转，十几岁的他们站在回忆里，年轻且张扬，好像这世间根本没有什么事能将他们击倒。

即使头顶的那盏明灯灭了，他们也能借着星光，在草地上肆无忌惮地奔跑。

只可惜，那样的一往无前，早已不可寻。



Chapter 01

满身风雨海上来

在清淮的十几年里，他习惯了前进，
习惯了要赢，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博得
母亲的一点点关注。

乔初意与薄昭浔相识于她十五岁那年的灯溪小镇。

那时正值九月，一缕秋意洒进灯溪镇，午后慵懒的阳光穿过枝叶，晒得人昏昏欲睡，乔初意曲腿窝在树杈上，拥着融融暖意，没多久就坠入梦乡。

“喂，小乔，小乔！”有人高声叫她，还抄起一根长木棍使劲地敲打她旁边的树枝，满树的叶子窸窸窣窣地摇动起来，呼呼大睡的乔初意这才悠悠醒转，眯着眼睛看到站在树下的盛析挠着一头板寸，立时来了精神——

“怎么样？薄昭浔什么时候从这里经过？”

“他现在已经出门了，背着画夹，我估计十分钟后能走到这里。”盛析是她钦点的侦察兵，一路小跑回来报告消息，不顾满头大汗，有问必答。

“很好。”乔初意伸了个懒腰坐起来，扯过一丛茂密的叶子当作掩护，冷笑着搭好弓箭，瞄准树下做好准备，“昨天丢的脸，今天我要全部拾回来，就是这么有自信。”

“他昨天刚搬来，今天就这样，不太好吧……”盛析犹疑地说。

乔初意调整了一下姿势：“昨天他挑衅我的时候，可没觉得不太好。”

盛析胆子小，怕乔初意殃及池鱼，敷衍她两句后立刻离开战场，乔初意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保持射箭的动作。

必须要收拾薄昭浔，他是她近期的目标之一。

直到昨天薄昭浔来到这里之前，乔初意都在灯溪镇拥有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说起来，她也算是个可怜的孩子，乔妈妈生她时难产去世了，这么多年乔爸没动过再婚的念头，靠着经营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把她拉扯大。好在有哥哥乔初敬和爸爸的宠爱，乔初意成长得乐观开朗。

她活泼胆大，从小爬树下河的本事不逊于男孩子，又很机灵，在灯溪镇的孩子群里很受欢迎，根本不懂得受挫为何物。

人生头一次，她在薄昭浔那里吃了瘪。

早在半个月前，乔初意就听说有户姓薄的人家要搬到这里来。

离她家不远有栋带院子的两层小楼，已经废弃多年，这半个月来工人进进出出，将遍布青苔野草的房子修葺一新，再然后，薄家一家三口搬了过来。

黑色的轿车在阳光下反射出锃亮的光泽，缓缓地停在小院门口。乔初意正在背古诗，听见声音迫不及待地 from 家里冲出来，正好看见刚下车站在一边的薄昭浔。

清俊的少年高高瘦瘦的，气质冷清，半倚在墙上拿着一本书翻看着。

从看到他的第一眼，乔初意就知道，薄昭浔和灯溪镇所有的孩子都不一样，明明四周人来人往，忙碌地搬着东西，一片嘈杂，他却不动如山，仿佛与喧闹的世界泾渭分明。

薄昭浔面无表情，看起来并不好相处，如墨的碎发搭在额头上，目光专注于手里的书。

落日西沉，晚霞满天，归巢的鸟飞过头顶那片天空，乔初意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为什么，竟觉得有些胆怯，一时不敢上前打招呼。

等他的书翻过三页，她才鼓起勇气，磨磨蹭蹭地凑到他身边，问：“你是新来的？”

他没抬头：“嗯。”

“住在这里？”

“嗯。”

“你叫什么名字？”乔初意抛出这个问题，语气里充满得意，紧盯着薄昭浔，等待他的回答，心想你总不能叫“嗯”吧。

薄昭浔终于合上书，淡淡地瞥了她一眼：“你猜猜看。”

果然是个不好对付的家伙，乔初意暗地里撇嘴，不说就不说，搞什么故弄玄虚。

不过她向来拿碰壁当练铁头功，根本不在意他的态度，再说又实在想交薄昭浔这个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朋友。薄家父母整理好行李，忙着出门拜访周围的邻居，乔初意像个黏人的小尾巴，一路从院外跟着

薄昭浔到客厅里，喋喋不休地想逗乐他。

“朋友，我给你讲个冷笑话当见面礼，从前有一颗糖，在北极走着走着，它觉得好冷——于是就变成了冰糖，哈哈哈！”

乔初意仰头大笑，发现他神色未改，又挖空心思了一个。

“麋鹿去找住在森林里的长颈鹿玩，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于是它给长颈鹿打电话，说，喂，我迷路。长颈鹿回答，喂，我长颈鹿。哈哈，是不是太有意思了，我跟你说，这样的幽默感我有一卡车……”

她咯咯笑起来，马尾辫一晃一晃，声音又甜又脆，像一粒粒玻璃糖滚落在地上。

薄昭浔依旧不为所动。

客厅里陷入沉静，墙上的钟表嘀嗒走动，在这方空间里清晰可闻，薄昭浔拿过一个玻璃杯放在茶几上，伸手捏了一撮茶叶丢进去，执起小巧的锡壶沿边注水，水流轻缓，袅袅茶香渐渐升腾。

乔初意使劲嗅着茶叶的香气，还没琢磨出下一个话题，终于听见惜字如金的薄昭浔开了尊口：“世界上最吵的生物是划蝽，半翅目，体长仅两毫米，却能产生99.2分贝的噪音，平均声音可达78.9分贝，与货运车的呼啸声相近。”他终于说到正题，放下壶，眼波一转，“你和它的区别，只在于你有健壮的身体。”

没想到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乔初意目瞪口呆，脑子飞速转动，迅速从他的一连串科普知识中总结出要点：第一，居然把她和一只两毫米的虫子相提并论；第二，居然嫌她吵；第三是最不可原谅的，居然嘲笑她胖。

“你！”饶是刀枪不入，乔初意也真切地感觉到少女心严重受挫，她立刻同薄昭浔划分出敌我阵营，大声指责他，“亏我还想着和你交朋友，好心当成驴肝肺！”

朋友？对薄昭浔来说，这是个新鲜词，他握住茶杯，直到指尖烫得泛红才松手：“怎么生气了，我都说了，你比划蝽强一点。”

这个地方，真是一分钟都没法多待。

“这个给你，我不要了，白费我那么善良。”乔初意愤愤地伸出手，薄昭浔这才看到她手里抓着一只鸡翅，这是中午乔爸做的蜜汁烤翅，乔初意没舍得吃光，留了一只，出门之前她匆匆带上想献给新伙伴，没想到还没找到合适的送礼时机，就已经被彻底嫌弃。

薄昭浔并不想要她从牙缝里省下的鸡翅，乔初意看出他的意图，更加生气，把鸡翅强行塞到薄昭浔的手里，还趁机把油乎乎的手使劲蹭在他雪白的衣袖上，又怕挨打，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撒腿就跑，跑到门口才觉得自己好像太窝囊了，转过身恶狠狠地威胁：“你等着！”

薄昭浔的这件衬衣今天第一次穿，现在上面留下了乔初意醒目的黑手印。他看着她手脚麻利，丢下一句气势十足的威胁，然后小猴子似的很快跑得没影了，又看了看手里油腻的鸡翅，有些无奈，薄唇一勾，轻轻地笑了。

不多久，月亮初升，好客的乔爸盛情邀请薄昭浔一家来家里吃饭。乔初意鬼鬼祟祟地躲在门后，打算偷袭不友善的薄昭浔，谁知只有薄父薄母登门，抱歉地解释说他们家儿子不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再加上刚转学过来，想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已经早早吃过饭在书房学习。

怪人就是事儿多，错过她爸堪比五星级大厨的手艺，简直没福气，乔初意败兴而归，跑到厨房帮忙端菜。

满桌佳肴，笑声朗朗。

乔初意不怕生，笑吟吟地夹起两筷子糖醋鱼块放到薄父薄母碗里，热情地说：“叔叔阿姨，尽管吃，不要客气。”

严肃惯了的薄母看着眼前粉雕玉琢的小丫头语气也温和起来：“初意啊，咱们两家住得不远，你和哥哥同校，以后多和哥哥一起玩儿。”

谁要和他一起，她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他战斗到底。乔初意腹诽，可面上还是浮起甜甜的笑：“那当然了。”

灯溪中学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薄昭浔大她两岁，读高三，她还在读高一。

晚饭的气氛很好，三个大人相谈甚欢，乔初意一口口扒着白米饭，

支起耳朵听些有的没的，突然她听到周稚阿姨提到薄昭浔喜欢写生，没搬到灯溪镇之前每逢周末都要去爬山，她悄悄记在心里，心下暗喜，机会来了。

第二天是周六，刚吃过午饭，乔初意就偷偷溜出家门，还从家里带了一把纯手工的桑木弓箭，爬到树上守株待兔。这是通往天长山的必经之路，如果薄昭浔要去爬山，一定会经过这里。

对自称“神箭手”的乔初意来说，丢了面子不要紧，没有逞一次威风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逞两次。

运气还不错，盛析的情报也很准确，乔初意坐得高望得远，没多久，她看到薄昭浔背着画夹、塞着耳机不紧不慢地向这边走来。

八米，五米，三米……

乔初意屏息静气，拉满弓，等他一进入射程范围，就大吼一声松开了手里的箭。

难道好看的人自有天相？她伸长了脖子，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薄昭浔被从天而降的箭击中时的表情，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于是，那支承载了乔初意所有脸面的箭，不仅嗖地掉落在薄昭浔面前，还被他踩在了脚下。

踩在了……脚下……

乔初意捂住心口，突然觉得呼吸困难，脸也好疼。

“是你啊。”薄昭浔抬头，很快发现藏在树上灰头土脸的乔初意，一副了然的表情，弯腰拾起地上的竹箭，看到箭头被胶布层层缠住，他拿下耳机，摩挲着手里的东西，关切地问，“今天又没吃药？”

乔初意不理睬他的揶揄，扒着树枝，身子微倾，探出脑袋悲愤地指着他手里的竹箭：“别摸我的东西。”

“哦。”薄昭浔随手一抛，把箭扔到一边。

“你你你，有本事别走！”真是欺人太甚，乔初意打算下来和他打一架，她抖了两下腿，不知道该踩在哪里往下爬，这才发现自己爬得好高，一时心惊胆战，不敢下去。

薄昭浔本就寡言，话不投机，也无心同她寒暄，正要走，被乔初意着急地叫住：“喂喂，真别走，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怎么，”薄昭浔又看向她，乔初意强作镇定，目光闪烁，他顿时明白了几分，懒懒地抱臂，“下不来了？”

“你怎么知道？”

“你腿那么短，”薄昭浔认真地阐述自己的思路，“想下来是挺困难的。”

乔初意深吸一口气，告诫自己一定要冷静。

为了藏得更隐蔽，她特意爬得高一些，没想到许久不爬树，技术生疏，有本事上去没本事下来了。

“我慢慢爬下去，你站在树下，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掉了下来，你就顺手接一下，保全我的胳膊和腿。”乔初意努力和几分钟前自己还发誓要打倒的人小心商量。

薄昭浔摇头：“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说过，好女孩儿一定要靠自己。”

“你骗人，李白没说过。”乔初意极快地接话，又露出恳求的样子，拱着手，“拜托了……”

乖顺的乔初意看起来讨人喜欢多了，清亮的眼睛水汪汪的，在秋阳里荡漾，让人难以拒绝，他蓦地心软了下来。

“你等一下，别乱扑腾。”

尽管有退让的意思，但薄昭浔绝对不愿意当人肉垫子，他从附近的人家借来梯子，架在树下扶稳，让她爬下来。

一步又一步，乔初意从树上小心地爬下来，薄昭浔未发一言，只是扶住竹梯，她却一点都不害怕，对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只要他在，她一定会平安落地。

落地后的乔初意终于长舒一口气，立刻变得神采飞扬，紧紧地抓住他的袖子不松手：“我必须还你这个人情，你是不是要上山？天色不早了，安全起见，我陪你去。”

薄昭浔试了几次想把她的手拿掉，都没有成功，冷声拒绝道：“多